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



Jack London
IL LUNGO VIAGGIATORE
Non monta, che morir sento per bene
San de' bravi esal pur! Quando poi
A meo irato valoris rimirode,
Sotto una insegna uide tutti i
Tafelberg

*Jack London Novelette and
Short Fiction Anthology*

[美]

杰克·伦敦 著

苏福忠 译

very good books, interesting social traditions, people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re
to visit, this and reproduce it. This museum helps all the scientists and deals with special
of, common and intelligent, common and rar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eights, design, warfare and
vision, architecture, the human architecture, to catch the common as science fiction,
and then the workshops, and then the world people can have better each other.
is under some of if you can make sense of this statement from another, William Faulkner. He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

[美] 杰克·伦敦/著 苏福忠/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 / (美) 杰克·伦敦著, 苏福忠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87-5318-9

I. ①杰… II. ①杰… ②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5151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

【美】杰克·伦敦 著 苏福忠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97千字 印张 / 13.75

版次 / 2017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寂静的雪野	001
为上路的人干杯	011
一千打	021
热爱生命	038
女人的刚毅	056
黄金谷	069
北方的奥德赛	087
马普希的房子	117
叛逆	138
意外	156
一块牛排	176
墨西哥人	193

寂静的雪野

“卡门没有两天活头了，我看它坚持不住了。”梅森吐出嘴里的冰，不无忧虑地看着那条可怜的畜生，又把它的另一只蹄子放到嘴里，咬掉趾间结得非常牢固的冰块。

瞧瞧干得差不多了，他把它推到一旁，嘴里叨咕着：“从没听说过取了一个如此怪里怪气名字的狗，能有什么好下场的。它们总要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被沉重的负担压倒。看看那些名字说得过去的狗吧，比如那个卡西亚、西瓦什，还有哈斯基，它们都好好的，出过毛病吗？还没有吧，老兄！你瞧那个苏克姆，它……”

忽地一声，那条精瘦的畜生竟跳了起来，齙着雪白的牙齿冲着梅森的喉咙眼儿。

“怎么，你还要咬我吗？”梅森竖起狗鞭的柄，对着狗的耳朵根狠狠打了一下。那条狗立刻倒在了雪地上，浑身哆嗦着，牙齿间流出了黄色的口水。

“我想说的是，苏克姆——看看苏克姆，有多精神。我敢打赌，一星期之内，它一定会把卡门吃掉。”

“那我就敢跟你打一个相反的赌，”马尔穆特·基德一边把烤在火上化冻的面包翻了个个儿，一边说，“到不了目的地，我们就会把苏克姆吃掉。你觉得呢，露丝？”

那个叫露丝的印第安女人往咖啡里放了一块冰，让沫子沉下去。她

看了一眼马尔穆特·基德，又瞧了瞧她的丈夫，再看看那几条狗，没有说话。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前面还有两百英里的生路要走，只剩下够六天的口粮了，而狗粮则一点儿也没有了。难道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吗？两男一女围着火堆，吃起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午餐。那几条没有卸掉挽具的狗，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用餐，眼光中流露着嫉妒。

“从明天开始，我看我们得减掉一顿中午饭了。”马尔穆特·基德说，“我们得时时提防这些狗——饥饿让它们变得凶起来了。一有机会，它们就会把人扑倒的。”

“想当初，我也做过美以美教会的主席，还在主日学校^①教过书呢。”梅森自顾自地说着，眼睛出神地盯着他那双在火边冒着热气的鹿皮靴，直到听见露丝给他倒咖啡的响动才回过神儿来。“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还有茶喝！想想在田纳西州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一棵棵茶树长大。眼下，如果有谁送给我一个热腾腾的玉米面包，随便他拿走我的任何东西，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露丝，别发愁，挨饿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鹿皮靴也会很快脱掉的。”

那个女人听到这番话，脸上的愁容真的就消散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片对白人丈夫的深情——梅森是她见过的第一个白人男子，更是她认识的男人们里面唯一一个对待女人比对待牲畜好的男人。

“就是这么回事。”她的丈夫接着说。这些云里雾里的话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一旦这里的事办完了，我们就动身到‘外面’去。坐船，渡过盐海。那片海糟透了，凶巴巴的——浪头像一座座山，跳上跳下。海还很大，你得在海上过十夜，二十夜，甚至是四十夜。”梅森一边说，一边还掐着指头算计着日子。“一路都是海路，那么坏的海路。然后，就到了一个大村子，有很多很多的人，多得就像明年夏天的蚊子。村子里的房子，嗨，那么高呀——高得有十棵、二十棵松树那么高。棒极啦！”

^① 主日学校：又称星期日学校，Sunday school，18世纪兴起的专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美国的主日学校局限于纯宗教教育。

梅森说不下去了，他求救似的看着马尔穆特·基德，然后又比画着双手，把那十棵二十棵的松树一棵一棵地接上去。马尔穆特·基德只是用略带讥诮的快活眼神看着梅森，微笑着；露丝却给吓住了，她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她觉得他在说笑话，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可是他那份真诚那份殷勤已足以让她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到满意了。

“然后，你走进一个箱子里，就这样——吱的一声，你就上去啦。”他打着比方，把他喝空了的杯子往上一抛，又稳稳地接住，嘴里喊道，“啪，你又下来了。啊，神奇的法师！你在育空堡，我在北极城——大概有二十五天的路程——全用长绳子连着——我拿着绳子的这一头——我说：‘露丝，喂，你怎么样啊？’——你说：‘你是谁呀，是我的丈夫吗？’——我说：‘是呀。’——你又说：‘唉，我烤不出好面包了，没有苏打粉了。’——我告诉你：‘到储藏室去看看，在面粉下面。’你找到了很多很多苏打粉。瞧，你一直在育空堡，我还在北极城。嘿，奇妙的法师啊！”

听着这样的神话，露丝天真地咯咯笑着，把两个男人也引得哈哈大笑。可是狗打起架来了，打断了这些关于“外面”的神话，等到男人们把乱作一团的狗拉开，露丝也已经把雪橇捆扎妥当了，他们又准备上路了。

“上路！秃子！嘿！走啦！”梅森举着狗鞭，双手灵巧地舞动着，套着笼头的狗们终于嗷嗷地低声吼叫起来。他把雪橇的舵杆往后顶去，雪橇破开冰层起动了。跟在后面的露丝的第二队雪橇狗也行动了，马尔穆特·基德殿后，在帮助露丝出发后，他也起动了雪橇。基德身体壮实，一身蛮劲儿，一拳头就能打倒一头牛，可是他从不忍心打这些雪橇狗，他怜惜它们，觉得它们够可怜的了。这一点对赶狗的人来说并不多见——甚至，基德一看到狗们受苦，几乎都要流泪。

“走吧，赶路吧，你们这些畜生，脚很疼吧！”最初狗们呜呜叫着，基德试了几次，雪橇都动不了，他不由得叨咕了几句。不过狗们没有辜负他的耐心，尽管蹄子疼得要命，它们还是起动了雪橇，还很快追上了前面的队伍。

他们都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这样艰险的路程不允许他们对自己的体力有丝毫的浪费。在北极圈内开路，恐怕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事情了。如果哪个人能以不说话为代价，在冰天雪地里顺利地走过一天，或者在别人走过的路上走下去，那他就是个幸运儿。

各种各样的劳动中，在北极圈里开路是最最艰苦卓绝的劳动了。你每走动一步，脚上网球拍一样的雪鞋就会深深地陷到雪里去，直到你的膝盖。然后你得笔直地抽出一条腿，不能歪，如果歪出几分，你就要遭殃了。当你把穿着雪鞋的脚提起来时，还必须得离开雪面几分，再向前踏去，然后再高高地提起另一条腿，还必须是笔直的，不能弯一点儿。第一次踏上雪原的人，即使侥幸没有把雪鞋绊在一起，摔倒在深浅莫测的雪地里，也会在走完一百码之后，筋疲力尽；假如谁能一整天都没有被狗们绊倒，那么在他晚上钻进毯子里时，一定会有一种无人理解的心安理得，庆幸而又自豪的满足感；如果能如此这般地在雪原里走上二十天，那就是连神灵也要无比地钦羡你了。

一个下午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寂寥的雪原上，弥漫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它逼迫着旅行者瞻前顾后手不释闲地干活儿。大自然有足够的手段让人们明白他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比如，铺天盖地的浪潮，狂烈的风暴，威慑一切的地震，电闪雷鸣——不过，最令人胆战心寒、忐忑不安的，还是这寂静无边的雪原。一丝动静也没有。晴空万里，天色却如黄铜一般；一点点声息，就像亵渎了神灵，人更是变得战战兢兢，能够被自己弄出的不大的声响吓得心惊胆战。一旦意识到只有自己这一条生命在寂静无边的荒原上跋涉，对这一大胆的举动立即会害怕得发抖起来，他觉得自己命不及一条毛毛虫。这时，各种各样的怪念头都会不期而至。他期望万物都能说出自己的秘密；他对死亡、对上帝、对宇宙都充满了恐惧，同时，他又渴望生命，思慕复活，希冀不朽——他又意识到，人到此时，想什么都没用了，只有把自己交给上帝，听天由命吧。

这一天似乎就要这么慢慢地过去了。后来，那个河道转了个大弯，梅森赶着他的那一队狗想抄近路，得穿过一段很窄的路段。狗们在高高的

河岸上畏畏缩缩，前行不爽。露丝和马尔穆特·基德不停地帮着推这架雪橇，但是没用，还是滑了下来。最后，人和狗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这群饿得非常虚弱的狗，终于将雪橇稳稳地拖上了岸顶；可不知怎的，领头的狗忽然向右一冲，其他狗们也随着冲向了右边，竟撞到了梅森的雪鞋上。梅森被撞倒了，队中的一条狗也倒了。好不容易才爬上岸顶的雪橇又摇摇晃晃地溜回到岸底去了。

鞭子声嗖嗖响起，猛烈地向狗们抽去，被抽得最多的是那条摔倒的狗。

“别打了，梅森，”马尔穆特·基德劝告着，“这个可怜的畜生就剩一口气了。等一下，让我把我那一队狗套上吧。”

梅森慢慢地收回了鞭子，可等马尔穆特·基德的话音刚落，他鞭梢一甩，缠住了那条让他发怒的狗。卡门——它就是叫卡门的狗——身子一歪，悲惨地呜咽了一声，倒在了雪地上。

眼前的场景，可不怎么美妙，这是一瞬间发生的一幕小小的悲剧——一条狗奄奄一息，两个男人怒气冲冲。露丝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两个男人。马尔穆特·基德双眼流露出深深的责难，但他没有发作，克制着自己。他弯下腰割断了那条狗身上的皮带。三个人都沉默着，他们把两队狗并成一队，克服了那场困难，三架雪橇又开始前行了。那条将死的狗也侧侧歪歪地跟在后面。一时间还不会结束它的生命，只要它还能走，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它能走到宿营地，也许会有一条别的狗被打死。

梅森对自己刚才勃然大怒发脾气的举动有些懊悔，但是倔强的他是不肯承认错误的，只是在前面卖力地赶着雪橇。他一点儿不知道，前面的路上，一场灾难正等着他。他们走的这条路，要穿过一片在荫蔽的坡下的密林，路边大概五十英尺的地方屹立着一棵大松树，它在这儿至少站了好几百年了。也许几百年前就注定了它有这样的结局，换句话说，这个结局也许是梅森前生就注定了的。

梅森鹿皮靴上的鞋带子松了，他停下雪橇，弯下腰系鞋带。后面的雪橇也停了下来，狗们全都卧在雪里，静悄悄的。周围静得瘆人，连一丝风

吹动林中枝条的声音都没有。严寒与寂寥冻结了雪原的心脏，封住了它的嘴唇。空中似乎传来了一声微微的叹息——人们并没有听到，也许这是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在寂静的空间即将要发生什么的预兆。那棵历经沧桑的大松树在积雪的重压下，上演了它生命中最悲壮的一幕。梅森听见了大树的折裂声，企图跳开，但他弯着腰，还没有直起身，树干就已经砸到了他的肩膀上。

突然而至的危险，瞬间降临的死亡——马尔穆特·基德经历得太多了！倒下的松树的针叶还在那里抖动，他就发出指令，开始行动了。那个印第安女人也没有像她的白人姐妹通常表现的那样，或是啼哭，或是晕倒，而是一听到基德的命令，立刻将全身压在一根刚刚做成的杠杆的另一端，一边减轻大树压在梅森身上的压力，一边注意听着丈夫的呻吟声。马尔穆特·基德抡起斧头砍树身，斧刃一接触树干，便发出似金属般清脆的响声，一同发出的，还有基德沉重的喘息声。

终于，不久以前还是个人的那个可怜东西，被基德放到了雪地上。更令人心碎的是露丝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无以言表的悲伤，她那交织着绝望与希望的探询眼光不时地瞟向基德。他们都沉默着，生活在极地的人早就知道空话无益、行动宝贵的规则。在零下六十五度的气温中，一个人只要在雪地上躺几分钟就会丧命。他们迅速地割断雪橇上的皮带，把不幸的梅森用皮褥子裹住，放在用树枝搭起的地铺上，并且很快用造成灾难的那棵大树的树枝在眼前燃起了一堆篝火。他们又在梅森的背后支起一块帆布，这既是一块屏风，又可以把篝火散发出来的热气反射到梅森的身上——这是每一个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都掌握的物理窍门。

经历过死亡危险的人，大概一眼就能看出死亡何时降临。梅森让那棵大树砸得糟糕透了。即使马马虎虎地看一眼，也能看出他的右臂、右腿，还有脊梁骨都被压断了，他的下身从屁股以下全没有知觉，内伤也不轻。只有偶然的一声呻吟，证明他还活着。

无情的夜慢慢地过去了——绝望，无助。束手无策中露丝所能做的，也就是发挥她那个民族特有的坚忍不拔的坚毅性格，基德青铜色的脸上则

平添了几缕新的皱纹。实际上，梅森受的苦也许是三个人中最少的。他已经回到了田纳西州的东部，在大烟山区重温他的童年。他呓语不断，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用的全是他已经忘怀了的南方的语调。他说他在湖里游泳，说他逮树狸偷西瓜。这些，露丝一点儿也听不懂，可是基德听得明明白白，他被感动了——像一个被文明社会隔绝了多年的人听了那样。

早晨，受伤的人清醒过来了，马尔穆特·基德俯身下去，听梅森孱弱的细语。

“当初我和露丝在塔纳纳见面的情景你还记得吗？到下一次冰雪融化的时候，应该是整整四年了。当时我并没有喜欢上她。她似乎还算漂亮，也能吸引人。可是不久我就老思念她了。她是个好婆娘，无论遇上什么难事，她都和我一块儿担当。说到我们干的这一行，你也知道，谁也超过不了她。那一回你还记得吗，枪弹像冰雹一样打在水面上，她涉过麋鹿角急流，把你和我从岩石上拉下来？——还有一回，我们在努克路凯脱挨饿，是她渡过激流，给我们送来消息。她真是我的好老婆，比我先前的那个强多了。你不知道我结过一次婚吧，我没有跟你说过。是的，那是在我的家乡——我娶过一个老婆。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因为她。我们还是青梅竹马呢。我离开老家，算是给她一个离婚的机会，这个机会她逮住了。

“这跟露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打算挣些钱，明年就带露丝到‘外面’去，过过——可是现在晚了。基德，千万别送她回娘家。叫一个孤孤单单的女人回娘家，她会难受的。——想想四年了，她和我们一起吃豆子、吃腌肉、吃面食和干果，怎么能再把她送回去吃鱼吃鹿肉呢！她已经过惯了我们的生活，这比她娘家的生活要好，回去她怎么过得惯呢。基德，你得多照顾她——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呢——是的，你总避着她们，这是为什么呢？你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干吗要到这儿来呢？你要好好地待她，要早一些送她到美国去。不过，她要是想家，你就送她回家。

“还有那个孩子——他把我们联结得更紧了，基德。我多么希望他是个男孩儿呀。唉——他是我的骨血，基德。他绝不能留在这个地方。万一是个女孩子，这是不可能的。基德，把我的皮货卖掉，大概能卖五千块，

在公司里我的钱也差不多有这个数。把我的股份和你的放在一起吧，我觉得我们买下的那块高地一定能够挖出金子。你得负责让那个孩子受教育，不过最最重要的，基德，是别让那个孩子回到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咱们白种人能够生活的地方。

“基德，我不行了，最多拖不过三天。你要继续往前走！必须走！记着，基德，照顾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上帝啊，我多盼望他是个男孩儿呀！你不能再徒劳地守着我了——我是个将死的人了，我求你了，赶快上路！”

“那就让我等三天吧，梅森。”马尔穆特·基德恳求着，“也许你会好起来的，也可能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不行。”

“就三天。”

“你必须走。”

“两天行不行？”

“基德，别说了，这都是为了我的老婆和儿子。”

“那么就一天吧。”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你一定得……”

“就一天吧，有这些干粮，我们能够对付过去，说不定我还能打到一只麋鹿呢。”

“你最好还是——那好吧，就一天，多一分钟也不行。还有基德，别——别让我这么可怜兮兮地等死。只要一枪，就一枪，这个你懂。我的亲骨肉呀，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们啦！

“叫露丝过来，我要跟她告别。我得告诉她，为了我们的孩子，赶紧走，别管我。要不她不会走的。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

“你要记着，在那个山谷旁边的坡上打个洞，咱们在那儿一下子就挖出了四十美分的金子呢。

“还有，基德！”基德更低地俯下身子以便听清梅森最后的微弱话语，也许是忏悔。“对不起——你知道——我对不起卡门。”

马尔穆特·基德穿上皮外套，系好雪鞋，带上来复枪，他让露丝到梅森跟前告别，然后转身向林子深处走去。在极地，这样的事他遇见过许多，但眼前却是从没有碰到过的难题。三个应该活下去的人中出现了一个注定要死亡的人——这让他拿不定主意了。有五年了，他们共同跋涉在河上、路上、帐篷里、矿山上，他们肩并肩面对旷野、洪水，面对饥荒所造成的死亡的威胁，他们结成了患难之交，他们的友谊亲密无间。所以当露丝第一次插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还曾产生过一丝丝妒忌。现在，他们的友谊要由他来亲手割断了。

他没有找到麋鹿，虽然他只希望打到一只，似乎所有的野兽都离开了这一带。天黑下来了，他精疲力竭，两手空空，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帐篷处走来。狗的疯狂吠叫和露丝的尖叫声让他加快了脚步。

一进宿营地，他就看见露丝正在和狂吠的狗们搏斗，她不停地挥舞着斧头。狗们破坏了主人为它们定下的铁的纪律，正在哄抢主人的口粮。他立即倒提步枪参加到战斗之中。如同原始时代的残酷战争场面一样，步枪同板斧上下飞舞，单调而有规律，有时落空，有时击中。那些机灵的雪橇狗们，闪着狂乱的目光，龇着犬牙，口中流着口水，灵活地躲闪。人和狗，为了生的权利，进行着惨烈的战斗。最后，被打败的狗们退回到篝火旁，舔着身上的伤口，时不时地对着星星哀号几声，似乎在诉说自己的不幸。

剩下的干鲑鱼都被狗吞掉了。面粉也只有五磅的样子，前面还有两百多英里的路程。露丝回到了丈夫身边，马尔穆特·基德则把一条身体还热乎的死狗身上的皮扒下来，这条狗的脑袋被斧子劈碎了。基德很认真地藏好每一块肉，把狗皮和内脏扔给刚才还是伙伴的那些活着的狗们。

第二天清早，那群狗又挑起了事端，它们互相撕咬。勉强活着的卡门很快就被它们扑倒了。基德用鞭子抽，根本不管用，它们不理。基德的鞭子抽得不轻，它们被打得嗷嗷惨叫，但就是不散开，直到把那条狗的骨头、皮、毛和一切吃得干干净净为止。

马尔穆特·基德手里不停地干着活儿，耳朵却在时刻听着梅森的动

静。梅森又重新回到了田纳西州，他显然正在和儿时的朋友们谈天说地，还不时地争论着。

露丝看着基德干活儿。他正利用周围的松树搭棚子。就是猎人们为了躲避狼和其他野兽储存生肉的那种棚子。他先把两棵不太大的松树树梢对树梢地按下来，差不多挨着了地面，再用鹿皮绳固定住它们。接着，他制服了那几条狗，当然是用手中的皮鞭，把它们分头套在两架雪橇上，装好所有他们的物品，只留下了梅森身上的皮褥子。然后他将梅森连同皮褥子裹好捆扎紧，一头一尾分别捆在被按倒的松树上。只要用猎刀砍断绳索，两棵松树就会弹起，将梅森弹到半空中去了。

露丝接受了丈夫的遗嘱。这个可怜的女人，从小接受了顺从的教育，女人要对造物主绝对服从，女人生来就不能反抗。她听从基德的吩咐，对着梅森痛哭了一阵，然后吻别了丈夫——她本族的人并没有这样做过——然后她跟着基德走到第一架雪橇跟前，基德帮她套好了雪鞋。她默默地握着雪橇舵杆和鞭子，吆喝了一声，赶狗上路了。一切都做好之后，基德回到已经昏迷了的梅森身边；渐渐地，露丝的雪橇不见影子了，基德还是蹲在篝火旁边，他在等待着，不停地祷告，他希望看到伙伴自己断气。

一个人独自待在寂静的雪野里，面临着痛苦，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尽管寂静，要是在黑暗里，也许会好受些，昏暗围护着你，又向你倾诉它的千万种参不透的同情。可是身处铁青色的天空下，凛冽的白色的寂静中，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情无义。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梅森仍然喘着气。已经是正午了，太阳并没有升起，只是在南方的地平线上留下一抹红光，转瞬即逝。马尔穆特·基德仿佛惊醒过来，他拖起脚步，走到伙伴身边。他向四周打量了一眼，万籁俱静，他觉得雪野在嘲笑他，一阵惊悸掠过全身。尖利的枪声响了，梅森被弹到了他的空中坟墓里了。基德狂暴地挥舞鞭子，狗们疯狂地奔跑起来，雪橇在雪野中奔驰而去。

为上路的人干杯

“往里倒啊。”

“我说基德，有点儿太过了吧？威士忌加上酒精，就已经够猛的了，你还要掺进去白兰地，胡椒粉酱和……”

“倒啊，我说是谁在调五味酒呀？”马尔穆特·基德说着，透过烟雾，能看见他的那张带着亲切笑容的脸。“孩子，一旦你跟我在这儿住久了，过惯了打兔子、钓鲑鱼的日子，你就会明白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是怎么回事了，一年只有一次啊。过圣诞节没有五味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岩洞已经挖到了床岩上，却还没有找到金矿的矿脉。”

“没错，”大吉姆·贝尔登赞同基德的话，他是从马齐·梅——他的矿场来这儿过圣诞节的，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里，他是完完全全靠着鹿肉过日子的。“你还记得我们在塔纳纳河边一块儿配制的那种烈酒吗？”

“恐怕没忘。我说弟兄们，要是你们看见就因为喝了那种用糖、酸面团酿出的烧酒，就打架斗殴的一群醉汉，一定会觉得异常的痛快。当然，这是发生在你出世之前的事了。”马尔穆特·基德转过身来对斯坦利·普林斯说。这是一个年轻的采矿专家，已经在北方住了两年了。“当初，这一带没有白种女人，可是梅森想结婚。露丝的父亲是塔纳纳族的酋长，和部落里的其他人一样，酋长不赞成这桩婚事。怎么样，酒性很烈吧？我把剩下的那一磅糖也全用上了，这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好的酒了。那一次的追逐场面，你们真应该看看，追呀，追呀，顺着河追，一直追过了转运

线。”

“那个印第安女人怎么样呢？”路易斯·萨沃埃问道，这是一个高个子的法裔加拿大人，他听得津津有味。去年冬天，他在四十里站时，就听到过这件无法无天的事。

马尔穆特·基德天生就是一个爱讲故事的人，于是他原原本本地讲起了这个发生在北方的洛钦瓦尔^①的风流韵事。在场的人们，或者说这些来北方冒险的汉子们，心里都紧了一下，怅然若失地怀念起南方的阳光，那里的日子，怎么说也比整天跟死亡和寒冷搏斗得你死我活的要强。

“我们跨上育空河的时候，正好是第一块冰融化的时候，”基德快要结束他的话了，“她部落里的人比我们迟到了十五分钟。就是这点救了我們：因为第二次融冰，冲破了上游的冰块，把他们拦在了河边。等到他们终于赶到奴克路凯脱的时候，我们全站的人都已经集结在那里，做好了准备。怎么结的婚，你们去问鲁勃神父好了，婚礼是他主持的。”

鲁勃取下了含在口中的烟斗，这位耶稣会的神父脸上荡漾着愉悦的笑容，尽管是那种教长式的笑容，也表现出了他此刻欢喜的心情。在场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天哪！”路易斯·萨沃埃喊了起来，这浪漫的爱情故事让他激动万分。“小个子的印第安女人！勇敢的梅森！我的天哪！”

一个个盛着酒的洋铁杯开始传递起来，坐不住的贝特尔斯跳起舞来，嘴里唱着他自己的祝酒歌：

一个叫亨利·华德·比契尔的人，
还有一群主日学校的教员，
他们喝着黄樟根酿制的烈酒，
我敢和你打赌，
这种酒如果有个恰当的名字，

① 洛钦瓦尔：英国作家司各特的长诗《马密思》中的主人公，因为爱慕女主人公艾伦，就在她结婚的那天将她抢走了。这里指梅森。

一定就是禁果酿成的美酒。

啊，啊，啊，禁果酿成的美酒。

在场的人，啊不，所有的酒鬼们都大声合唱起来：

啊，啊，啊，禁果酿成的美酒！

我敢和你打赌，

这种酒如果有个恰当的名字，

一定就是禁果酿成的美酒！

马尔穆特·基德配制的这种烈性的混合酒发挥了威力，所有宿营地的人和来此投宿的客人，都异常活跃起来，他们围着餐桌，唱歌、讲笑话、讲自己的和听来的冒险故事。这是一群有着十几个不同国籍的人，他们互相敬酒。英国人普林斯为“山姆大叔，新世纪的成熟婴儿”干杯；美国人贝特尔斯为女皇的幸福干杯；萨沃埃和德国商人迈耶斯互相碰杯，为阿尔萨斯—洛林干杯畅饮。

马尔穆特·基德站起来，他手举酒杯，望着窗外，窗上结着厚厚的冰花，足有三英寸厚。他提议：“为今夜还在路上赶路的人干杯，祝愿他们身体没病，身边还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维持到底，祝愿他们的狗一路平安，还祝愿他们的火柴永远别划不出火来！”

啪，啪！窗外响起了再熟悉不过的狗鞭声，同时响起的还有马尔穆特·基德的那群狗的嚎叫和一架雪橇朝木房子驶来的沙沙声。他们的喧哗渐渐平静下来，大家都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是个有经验的人，先把狗安顿好，然后才是自己。”马尔穆特·基德小声地跟普林斯说道。他们听到了狗咬食物的声音，还有那更像狼的吠噪和痛苦的狺狺声。他们那有经验的耳朵一下子就分辨出，那个刚来的人正在打退他们的狗，保证他自己的狗吃到食物。

敲门声终于响了起来，急促有力，那个陌生人进来了。灯光晃得他有点儿睁不开眼睛，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儿，于是屋里的人趁机打量起他来。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汉子，一身羊毛衣和皮衣打扮，和画上的北极人穿戴一样。差不多有六英尺二三英寸高，宽宽的肩膀和隆起的胸脯搭配得